

龍房 聖經 的故事



謝炳文譯



世界書局印行

房龍聖經的故事發刊詞

陸高誦

一九三七年六月，倫敦大英聖書公會發表報告：「在過去一年中，全世界共銷聖經一千一百三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八冊，其在中國方面共銷四百五十七萬四千冊，較前年增加三十四萬七千冊。聖經譯文，已達七百一十一種之多……」

聖經真是一本奇書！

余嘗服膺是書，反覆卒讀；而每讀一次，每有一次新的見解，新的收穫。茲舉二點，以見其重要：

一、追求真理 天地間只有一個真理，真理是真善美，獲得真理，即是勝利，當與真理永遠存在；違反真理，即是罪惡，必致失敗，失敗者終於滅亡。善惡之間，無絲毫妥協餘地；故處世為人，只有「是」與「非」，「決不能一似是而非。」此種不妥協之精神，實樹立今日西洋文明之基礎。

二、內容豐富 其中有歷史，有傳記，有議論，有格言，有故事，寓言，有詩歌，文章；無論男女老少，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隨時隨地，皆可檢得適當之

讀物，其內容豐富，誠有出人意料者。且聖經久爲西洋家喻戶曉之書，其於西洋文學中，甚至社交中，每有引用。故不論其爲信仰而讀，或爲欣賞而讀，卽爲增加個人常識，亦不可不讀。

惟聖經全書，分新舊約兩部，新約二十七卷，舊約三十九卷，共六十六卷，卷帙浩繁，不易卒讀；作者有鑒於此，乃以輕快之筆，寫爲故事，以便讀者。房龍所著世界地理及人類的故事，皆膾炙人口，風行一時，此書亦將爲國人所歡迎，自在意中；而譯者行文，對於原書意義，頗爲忠實，簡潔流利，更是快事。茲值發刊伊始，特附數言，以爲介紹。

續發刊詞

陸高誼

本局總廠向設於滬東大連灣路，故承攬裝訂工作者，亦大都在附近設肆。本書正裝訂間，「八一三」戰事爆發，滬東一帶淪爲戰區，倉卒避難，未遑顧及。迄今事隔兩載，幾已澹然忘之。詎意最近原訂作主，偶遇機緣，得返故址，在破敗零亂中，獨見本書「毛坯」，依然無恙，乃欣然與其他殘物，攜帶而出，歸以示余。舊雨重逢，已足快意，況在亂離之世乎！惟檢點之餘，尙缺第三七七頁至第三八六頁，因思有以補足之。不意原稿及底版，均遺在總廠，無從核對；而原翻譯者，自戰事發生後，亦不知停雲何處；復向各西書舖及各圖書館，探求原書，又遍詢不得；種種努力，總歸徒然，殊不勝其懊喪。旋事聞於廣學會程伯羣先生，亦以爲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實深可惜，爰亦代爲訪問，終在 Miss Margaret Brown 處，假得原書，因卽倩其續譯，完成全璧，不可謂非幸事也。然余於此，頗有所感。

蓋本局總廠，雖在公共租界以內，但自國軍西撤後，卽爲某方佔據，與土地共存亡者，已兩年於茲。其慘

損失幾何，一時無從確悉。然據中外各報歷次所載消息，僅存書一項，由運輸艦裝載而去者，已達一千萬冊以上；其他焚毀者，更不知若干萬冊。倘本書果早裝訂成冊，則已存於書棧中無疑，縱不毀於火，亦必細載以去，生爲俘囚，死爲飛灰，早已無踪跡可尋矣。今幸猶爲訂作中之「毛坯」，雖相與爲鄰之其他「毛坯」及物件，或遭摧殘，或被劫掠，兩年來不知幾經風險，而彼終於倖免，於無意中翩然來歸，此一幸也。又如原書深藏，一時竟不可得，則補天有心，練石無術，破鏡重圓，更不知將在何年何月。今則原書自在，乞假有方，此二幸也。一幸再幸，本書終能與讀者相見，余之喜樂爲何如耶！用特於發刊之日，續敘經過，諒亦爲讀者所樂聞歟？

著者致譯者的一封信（譯文）

謝炳文先生

大函拜收，謝謝。拙著聖經的故事荷蒙繙譯，尤感欣幸，懇希使中留意書中所談「寬容」的部分，上帝知道，世界現在沒有比這更來得急需的東西了。

關於要遞給中國讀者的一些簡明的話，如果有，就是這幾句。

我五十四歲。從二十歲一直到五十四，我都化工夫來試習英文，以前我用法文、荷文和德文著作過，卻從不會用過英文。現在我試用我所懂得的一些什麼英文來寫幾部有系統的書，這我希望比以前的較好。我爲什麼著作？

主要的是因爲我憎惡浪費與無用的暴力，這兩種壞脾氣都是由於愚昧生來的，我試來著書給一般男女和小孩子讀，好讓他，她或它懂得一些關於他們生長在這世界上的歷史、地理與美術的背景。

我並不那樣要把歷史通俗化爲「教化的」，而且我希望，情感可以根據中國人的來重新評價。

到底我做到了沒有呢？？？？

兩年來的新聞不足以正確地指出理智與常識與互相容認的勝利。

我的照像（我不喜歡它，但一個人對於他的相片有什麼辦法呢？）別封寄至上海。

再會。

房龍拜啓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De Onnen
Wilson Point, South Norwalk, Conn.
Telephone, Norwalk 4202

30 November 1916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present his compliments to
Mr Sia Ping Wen

and wishes to thank him for his letter and is delighted to
hear that he has translated Mr. van Loon's Story of the
Bible. He hopes most sincerely that his Chinese translator
will sometimes turn his attention to his book on Toleration
for God knoweth that is something the world, just now need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s for any illiberal remarks to be handed down to his Chinese
readers (if any) there is so little to say.

I am 54 years old. I spent from 20 until 34 to try and
learn English as I had written in French and Dutch and
German but never in English. Now I am trying to use whatever
English I know for a series of books, which, so I hope, will
be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ones.

Why do I write?

Chiefly because I hate waste and futile violence and as both
of those unpleasant characteristics are born out of ignorance.
I tried to write my book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average
man, woman and child would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 and artistic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or it happens to live.

I did not so much try to popularize History as to HUMANIZE IT
and I hope that that sentiment can be revaluated into a
Chinese equivalent.

Whether I have at all succeeded?????

The news of the last two years would not exactly point to
a victory for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and mutual forbearance.
The photograph of my face (which I like not but what can
one do about it?) goes to Shanghai under special cover.
Farewell.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者原序

——寫給漢賓和維廉——

親愛的孩子們：

這是部聖經的故事。我寫這部書的理由是因爲我想：你們應該更多的知道關於聖經的東西，可是真的，我卻不能夠告訴你們往哪兒去找我要你們讀的那類書本。自然，我可以勸你們去讀聖經的原文，但我又怕你們讀不會。好多年來，像你們那樣年紀的兒童，都曾經被那些自信聖經已委託給他們去特別管理的人們底嚴顏厲色所嚇退，因而他們就拋去了聖經。然而你們如果不知道這些故事，你們是決不會充分地受到教育的。再者，在你們生涯中的某個時期，你們也許會強烈地需要那隱藏在這些古代紀載裏面的智慧。

在數百世代之間，聖經這部書曾經是人類最忠實的伴侶。其中的幾章是遠在二千八百年之前寫下的；其餘的年代卻是近得多了。在許多世紀之中，這差不多是你們的祖先所有的，並且用心誦讀的唯一的書本。他們都背得很熟。他們拿摩西的誠條當做國家的最高法律。往後到了新興科學的時代，在那些把聖經當爲神的根源的人們，以及那些把它僅僅看做某種歷史紀事的人們之間，曾經發生過意見的衝突，因而引起了劇烈的鬭爭。而且有一個時期，聖經曾經被許多男女所痛恨，一如以前爲他們的父老與祖先所

愛好和尊敬的情形一樣。

關於這一切，我打算都不告訴你們了。

我並不是在向你們說教。我也不是在辯護或攻擊某個道理。我祇想告訴你們那些你們應該知道的東西，那是根據我自己的意見——不過上帝是不許我要求別人贊同私見的，使你們的生涯富於理解力與容忍力，並且愛護那種善的美的從而也是神聖的東西。

寫舊約的故事算是比較容易的。這是一個沙漠遊牧民族的故事，他們經過了長期的流浪之後，終於攻佔了亞洲西部的一隅，就在那兒定居下來，並且建築了他們自己的國度。其次我們就要講到新約聖經。那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新約以一個人物做中心，是敘述那無求於世，卻犧牲一切的一個拿撒勒村底木匠的行傳。那上面也許有旁的好些故事，比耶穌的歷史更有趣味，但我卻從未讀過一點兒。所以我打算把他的生涯作一個很簡單的敘述，照自己所知道的寫，決不增一字也不減一字。因為我確信那樣一定是他所喜歡的，我給你們講述的一種態度吧。

著者漢特立克·維廉·房·龍

目次

第一章	一件文學上的遺產	一
第二章	創世	九
第三章	開拓者	二〇
第四章	更往西去	四三
第五章	在埃及的住家	五七
第六章	逃脫奴隸的生活	六〇
第七章	沙漠中的流浪	七一
第八章	追求新的牧場	八三
第九章	迦南的征服	九五
第十章	路得的故事	一二二
第十一章	猶太王國	一二七
第十二章	內亂	一七〇
第十三章	預言者的警告	一八〇
第十四章	滅亡與放逐	二三四

第十五章	還鄉	二四〇
第十六章	雜書	二六二
第十七章	希臘人的到來	二七〇
第十八章	希臘的屬地——猶地亞省	二七四
第十九章	革命與獨立	二八一
第二十章	耶穌的誕生	三〇八
第二十一章	施洗者約翰	三二九
第二十二章	耶穌的幼年時代	三四〇
第二十三章	耶穌的門徒	三四五
第二十四章	新的教師	三五—
第二十五章	舊的仇敵	三六〇
第二十六章	耶穌之死	三六七
第二十七章	思想的力量	三九二
第二十八章	思想的勝利	三九六
第二十九章	教會之成立	四〇六

第一章 一件文學上的遺產

——舊約與新約是怎樣寫成的？在許多世紀之間，聖經起了些怎樣的變化？——

金字塔已經有了一千年的歷史。巴比倫 (Babylon) 與尼尼微 (Nineveh) 亦已形成爲大帝國的中心地點了。

當時有一個小小的游牧部落，爲着他們本身的關係，決定沿着阿拉伯沙漠的荒原離開他們的老家，開始去尋覓豐饒一點的土地，那時在尼羅河 (Nile)，泰格里斯河 (Tigris) 與遼闊的幼發拉底斯河 (Euphrates) 這些流域上，就擠滿了大羣兒熙攘的民衆。

往後，這些游牧民族就被稱爲猶太人 (Jews)。幾世紀之後，他們獻給了我們一部最重要的書籍——聖經 (Bible)。

再往後，一個猶太人的婦女生了我們的那個最偉大最慈愛的聖師。

可是，奇怪的很，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一羣古怪的民族底起源，他們來自不知名的地方，他們扮演了空前所未嘗賦予人類的極偉大的任務；可是後來却又退出歷史的舞台，變成了世界各國裏面的亡命之徒。

所以這一章裏，我要告訴你們的東西在一般的性質上是有幾分不確實的，因為詳細地來敘述，那就完全不能可靠了。

不過考古學家正在忙碌地開掘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泥土。他們的智識是與日俱增着。

這裏有幾件事實是我們要應用的，對於這些，我打算給你們作一個忠實的敘述。

穿過亞洲的西部，流貫着兩條巨河。他們發源於北方的高山，出口於波斯灣。在這兩條濁流的沿岸，生活最稱舒適，而且非常優裕。因之，那些居住在北方的寒山或南方熾漠中的民族，誰都思量跑到這兩條泰格底斯河與幼發拉底斯河的流域上來站隻腳兒。無論何時，他們一有機會，就要離開老家，遊牧到肥沃的平原中去了。

他們互相戰鬥，各個征服各個，並且就在那跑走了的別人底廢墟上肇造起文化來。他們建設了像巴比倫與尼微那樣的大城市，而且在四千年以前，他們就把世界的這部份弄成一個真實的樂園了，那兒的居民是受別的人們好生羨慕的呵。

但是你看地圖，你就會見到千百萬的勤勞農民是給另外一個強國墾殖着土地。他們住在尼羅河的沿岸，他們的國家是叫做埃及 (Egypt)。他們跟巴比倫與亞述利亞 (Assyria) 祇隔着一片細長的狹地。他們要好些必需的物品，而這些物品是祇能從遠處幾個豐饒的平原國家裏才能取得的。巴比倫人與亞述人也有好些必需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祇是在埃及才有製造的。因此，這兩個民族就互相通商起

來，而通商的孔道就穿貫在我們剛才講的那片狹地上面。

如今我們把那塊地方叫做敘利亞。在古代却是有過許多名稱的。它是由許多低山與巖谷形成的。那兒很少長樹，泥土是給太陽烤乾了。可是有好些小湖與溪澗給許多山巖的悶沉沉的單調味兒，添上了不少可愛的色調。

很古以來，這區域的舊的驛道上曾經定居過各種不同的部落，他們都是從阿拉伯沙漠中遷徙過來的。他們都屬於塞米族（Semitic race）。他們都說共通的語言。他們崇拜同樣的幾位神。他們常時互相攻打。一會兒大家講了和，一會兒又互相攻打起來了。他們劫掠各人的城市，各人的妻子和各人的畜羣，一般地都是幹着那些遊牧部落所幹的把戲，因為在他們的天地間，除了憑他們自己的意志的強烈，與他們自己的寶劍力量以外，是再也沒有別的更高的權威了。

他們含糊地承認埃及，巴比倫或亞述的各個帝王。當那些有勢力的君主們底稅吏帶着武裝的扈從跑上驛道來時，這些愛吵鬧的遊牧民衆就裝得很謙恭了。他們打着很多的謙卑的鞠躬，一面就承認他們自己是孟費斯（Memphis）君主或亞加特（Alkad）帝王的順民。可是那位陛下或那位統治者一旦帶着他的兵兒離開了，於是部落戰爭的老生活，又像先前那樣愉快地繼續起來了。

請別把這種鬭爭看得過於認真吧。這些不過是古代人民所能享受的唯一的戶外運動罷了，而且鬧出來的損傷常常是極其微小的。何況，他們打起架來，青年人還要打扮的漂漂亮亮呢。

猶太人扮演了人類歷史上那麼偉大的一個劇目的人民，開始就是一個愛鬧的，戰鬪的，遊蕩的民族。他們劫掠着那些企圖在『驛道』上站下腳來的小部落。不幸的很，我們真的不知道，差不多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的歷史的起源。許多學者曾經作了好些有見識的猜度。但是一個說得頭頭是道的猜想是決不能彌補歷史的一個殘缺的。即如我們讀到猶太人原來自波斯灣的吾珥（Ur）那個地方的話，這也許可說是真實的，但也可說它是不確實的。與其告訴你們許多莫許有的事情，倒不如完全不說爲妙；所以我祇敘述很少的幾件事實，那是所有的歷史學者一致首肯的事實。

猶太人最早的祖宗大概是居住在阿拉伯沙漠裏的。我們可不知道他們是在那個世紀離開了他們的老家，才得走入亞洲西部的肥沃的平原中來的。我們只知道他們遊蕩了幾箇世紀，打算找住一塊可以算做他們自己的地方，但是他們曾經迷失了道路。我們還知道在某一個時期，猶太人曾經越過了辛那山（Mount Sinai）沙漠，在埃及住了一個時期。

然而從那時以後，埃及與亞述的經典上對於舊約上所彙述的事件，開始有所注釋了。

其餘的故事則是我們所習聞的傳說了——就是猶太人如何離開埃及，在沙漠裏經過了無止境的旅行之後，怎樣地團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部落——這個部落怎樣地征服了『驛道』上的一小部份叫做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地方，並且組織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又如何地爲它的獨立而戰鬪，並且生存了幾個世紀，直到被馬其頓帝國的亞力山大皇帝所併吞，而往後又變成了大羅馬國家的較小的行省之

一

但是當我敘述這些歷史的事變時，心裏總存着一個念頭，就是，此刻並不是在寫作一部歷史的書籍，也不是在告訴你們什麼真正發生過的事件（依據最好的歷史材料）現在我正是嘗試着指給你們看某個民族，叫做猶太人，而認定某些事情是曾經發生過的。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在那些『真情實事』的事情與那些我們『信爲事實』的事情，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每個地方的每本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過去的故事，爲的那是該國民衆信以爲真的原故；可是你跨出了它的邊疆，讀一讀它最接近的毗鄰的教科書，於是你就會看到一種與它大相逕庭的說法。不過小孩們讀了那些書總會相信牠們是真實的，直到他們的童年結束爲止。

當然，各處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或是一個多疑的人，他一定會讀一切國家的各種書籍，而且他也許會把那些接近於絕對底真理的東西鑒賞出來。可是假如他願意過一種平安的融樂的生活，那也就要把這回事保守秘密起來。

凡是在其他的世界裏是真實的事情，在猶太人那裏自然也會是真實的。三千年前的猶太人，以及二千年前的他們，甚而至於今日的他們，都是平常的人類，正如你我是一樣的人。他們不見得比任何別的人們要好一些（如他們自己有時所宣揚的），也不見得壞一些（如他們的仇敵所常常稱道的），他們的確有某些極其不平凡的特長，同時也有許多最普通的毛病。但是人們對於他們所寫的那許多批評，無論

是好的，壞的或中立的，仍然是很難能給他們在歷史上的正當的地位下一個正確的估計。

我們也經歷了同樣的困難，當我們企圖知道猶太人自己所保存的那些歷代記載底歷史價值的時候。在那些記載上面，猶太人告訴了我們在埃及、迦南（Canaan）與巴比倫地方的人們中間，他們自己所遭遇的那許多事件。

新來的陌生人總是絕難得人歡迎的。在猶太人不斷地流浪的年間所光顧了的許多國度裏，他們始終是做着陌生人的。尼羅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巴勒斯坦的山中居民（Gilead）與那些幼發拉底斯河沿岸的居民，並不是以公開的戰爭來接近他們的。相反的，他們是對猶太人說：『我們自己還沒有空的地位給我們的兒女們住呢。那些外國人請往別的處所去吧。』於是困難就臨頭了。

猶太的歷史學者回顧到這些往昔的日子，往往總要把他們自己的祖宗放在最輝煌的地位的。正如我們贊美馬賽却哀茨州（Massachusetts）的清教徒殖民者，和描寫苦惱的白種人在當年吃野蠻人底殘酷的火箭般的驚駭一樣。但是我們絕少記述紅種人的命運，雖然他們也是一模一樣地吃了白種人的毛瑟槍的殘酷的子彈的呵。

一部最忠實的歷史，若是站在印地安人的立場來寫，也許會寫得很有趣味的。不過印地安人是死掉了，過去了，所以我們將永遠不能知道他們對於一六二〇年那些外國人的到來，曾經引起了什麼樣的印象。這是一件多可憐的事哩。